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八

宋　楊萬里　撰

千慮策

君道上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葢有長於談兵工於說難而死於說

言非不可奇也踈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料事非不明也昧於處也今天下之士乘聖天子求言急治千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豈無一言之切於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哉而未聞朝廷行其人之言而興其利也又行其人之言而除其害也夫言而無用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棄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其言之虛歟其言之棄歟言之

虛者其責在下言之棄者其責將誰歸天下皆曰聖天子之求言者以為始初清明之美觀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所知者臣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每不量其愚而夙夜以思當世之故千慮一得慨然欲吐者有三十策焉顧有獻也非敢謂有用也亦不可謂無用也惟朝廷財擇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

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是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産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産而其家主者博弈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

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强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之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敗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

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

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欲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何如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

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於危而儆於安今日邉事小息矣憂顧小舒矣外息而内舒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游幸宫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澌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敏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

諫之曰不獵猛敵而獵田豕䝁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名天下着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五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强其强易弱也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

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其謀也老夫是以有老成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敢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

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伯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呉也四年而名范蠡問曰伐呉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呉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

氣而納之於欝抑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强兵氣已振事幾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呉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

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
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
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
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任訓注而一决一
决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
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
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
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

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以沒哉
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
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
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克復神州之志
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
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
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
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

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鋭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

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敵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三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之一墻之頽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視作屋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

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吕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夫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

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雪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心而無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絶望也

君道下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

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强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强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威孰為神閛之曰裏無當於表而表非裏則不存左無當

於右而右非左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柙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覿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

納賞罰之可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歟其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

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出於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有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

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姦不名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為不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葢恃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

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二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

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卒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惠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

於唐少師亂隋子暈殺隱禄産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
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
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
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
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已也臣願聖天子
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延齡王叔文用事之
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
戚里倖佞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而而不解者

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是以為是耶非耶盍於燕閑之餘思漢唐群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所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所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佞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

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疏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為蛇履霜必氷臣不勝忠憤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

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與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强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亡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絶者夫强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年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

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强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絶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覸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北敵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

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是以有南京之立方北敵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金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敵兵敗北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揺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

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其所未有備其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義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仇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産之意彼夫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

刃伺間隙以圖我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乎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

君臣日夜蹙頞相顧以敵仇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收名豪傑選馬厲兵深謀容計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之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

動則不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革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萬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走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

知危伏於其中偷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計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其平

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敵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

國勢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

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伺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廢未有俟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内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

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
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
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
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
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
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
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
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

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守成之金國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荊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

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名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鋭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亡其我之

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名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茍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

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不止頃者敵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户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户存户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户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愚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鋭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

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
挐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
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
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
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不壘不置一卒使敵之
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敵之
瘡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然有窺吾淮
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倘復如前日置淮度外則天下

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窮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熊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贍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

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葢金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金亮而塞敵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敵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敵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害則沿

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名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人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竒曰虢虞之表也唇

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吳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吳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之不有而敵有之彼以為空曠彼將居而畊畊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

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敵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之至此

國勢下

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

謂全夫為國者何向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

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為重陸與淵孰為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况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幷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幷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幷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幷河南

已亡矣葢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葢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葢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虛盈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待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

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逢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人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紹興之間金人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金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為吾有矣乃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

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
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
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
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
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謂維為壯矣
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
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
猶信噫宋德當天下世萬億敵人騤興未必能久不待

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盖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盖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决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釁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甞欲圖符堅慕容垂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人之強不及符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

盍少待哉

治原上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畊而守者被介胄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

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

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眞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恥也輸其寳器玩以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栖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

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黄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

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
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
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
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
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敵一事而已至
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
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
不警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

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

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治原中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而聽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則十者必覬夫一人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夂以堅而試十以一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夫天下之覬以弭天

下之試以齊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不齊天下之聽一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爾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得不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縉紳士大

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説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挾有其開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温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

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勾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夏則變夏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

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陛下蓋繼光堯者也繼光堯而變光堯可乎非變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銳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凛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已既久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强敵授聖天子出於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陛下即位五年

而未大治則先堯之所以變之之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盡亦刋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閑天下之遯而後天下大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千

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於張曜而商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

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
令也兼歷代之憲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
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
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
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
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茗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
飲酒不茹葷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
為不重矣而鬻私茗與不肉食不止者何也有重法無

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重之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自存則絶肉味以求一臠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

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踰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

陛嬖倖以進則名曰捷徑挾謟曲以進則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容聚斂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其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乎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為宰相而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

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寔為宰相予焉能戰臣愚欲深詔有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復而可以去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

强而敵可取開中興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易爾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名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一不審故可快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寔始乎

喜卒乎怒不一故發而悔悔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者也令至於欺而欲民之信令至於惑而欲民之不疑是畫宫以與人而曰能館指千蹊萬逕以導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外至於九夸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

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名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詰之而不威此四者何為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剪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剪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名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

非誤為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敗其國
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
辭曰風行水上渙其文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
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與水相遭也
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雪為湧山細則漵漵
滌滌焉大則洶洶輷輷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
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
安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

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令之必行欲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以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以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糴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為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

則用之於民兩税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之名用之實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於恩沛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蠲其征役有司至今持而不行曰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將曰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朝廷試思之

誠齋集卷八十八

誠齋集卷八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千慮策

人才上

臣聞人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踈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

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竒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皺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竒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

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羣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

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顧問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庚詞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奥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

魚之散殊而鈎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鰌鱓之笱以羅横江之鯨挂黄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

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惡用是呫呫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户之間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疑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

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間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詞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

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兎也可乎士之能廋詞隱
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廋詞隱帙之能不能
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
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茍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
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皺
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畧倣宏
詞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
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

名之常貧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恨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矣夫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

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其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

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修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

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今聖天子即位五年於兹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名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也耶葢天子之命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撾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

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勲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懽忻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

之言與所好者之吉其真有不可欺也訛而不怪將遂成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謡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嚚然於秦故其祚短凛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蕩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

之聖人必有以黙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止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他使天下趨而不他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凛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世行道為賢以犯顔

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至凛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凛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為之哉臣不勝惶懼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

智試之世務以岀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賍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向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不成才矣日夜營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

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成之濯磨剪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見

此之人物而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歷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襃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閉而愈光姦佞

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
然有慶歷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訐興
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
終不為改譬之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
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
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
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
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勉之意今未久也而霍

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真儒可顧問者誠可嘆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我讒人也蓋曰我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

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諂不容進而不與君子爲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爲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

堅世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葢曰非不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托足疾以譛張説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之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之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

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嘆也

論相上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

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
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慭而去之耳且夫一
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
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
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
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其用之
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
下不究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

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葢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揺敢於盡而不敗於揺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機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

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彦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非薄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薳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為官者引為相而鄘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

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咈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諜之國人而得其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旣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悱

然非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桓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葢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名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

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令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

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

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亦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

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强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强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琹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徹備以盟吐蕃此同乎

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冦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也故變冦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也故變盟而為冦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答朱克融以兵近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横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强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

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凉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北敵據有中原之中者四十年矣自金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翫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

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來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咨詢於準以知其有宰相

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它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咨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論將上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為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示天下

以其可測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靡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令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髙

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邉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為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埜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

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為車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鐲鐃如是而為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

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户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矣棘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怪也非天

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警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士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埜之狀而無愁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中而試之於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

芒芒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論將下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葢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及盡而望其再有所

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汩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腤然而勇果之氣者將靡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

合前之驕馬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葢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楝有楝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葢千百年之松櫧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悬壂焉見其鬻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以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有伐病之能哉此將新舊之辯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

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

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無不為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莫若以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藴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

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論兵上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斂之之說古之為斂者處其一令

之為斂者處其三何謂一葢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葢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名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

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畊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嘿嘿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畊而求飽不織而求温平居博弈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强之以戰鬬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

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强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

散之之說葢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巳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巳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葢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絶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

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益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有私之者矣其與其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其與其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其與其未甞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

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名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為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柙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

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論兵下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為焉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為農而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不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

是以曰敗事如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悦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為燕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為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

為燕越者為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慕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而况於兵革乎邉地之民則不然朝而熙春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邉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為歸鳥以林為歸夫豈以濼濕而相易也哉

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内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為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塚墓激齊人而破强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敵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

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有其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

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故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劒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

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

苦於主而猶能拒敵而况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

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

而一夫之强也鬬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

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鬬有

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

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

生而不以生求生邉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

鄉兵之法於邊地者决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執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教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馭吏上

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急於禁贜吏蓋朝廷亦求所以

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已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已正者誰也豈非朝

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贓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貽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賄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

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者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求其養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隷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輿臺自為也名為朝廷之大

吏而實爲皂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它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贓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譏何姦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箧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雖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爲不敢問也視其書籍箧之緘題或曰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

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師剥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剥而攘之天下之箱篚肩相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不已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

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鞭靴亦卻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靴之獘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不知禁而簠簋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馭吏中

臣旣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哉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也哉必有為之謀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管鑰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為用而不樂於人之為費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饑已則綺繒而不卹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咎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至

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米粟豐之為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饑而不能出户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為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禄二淅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

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禄旣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悦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饑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禄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

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用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恥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葢嘗見士大夫為臣言有士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怍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葢嘗笞一郡守之贓者

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實者令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夫贓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贓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

禁也

馭吏下

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亡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

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絶

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復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惣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臓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禄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為不威懼之怠則必反而為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廉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為無

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某貪吏某非貪吏天子曰爾爲爲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爲貪者將曰貪不可爲也於是相率而不爲貪今夫某廉吏某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焉非廉吏者不用而廉吏亦同乎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於我於是相戒而不爲廉天下之俗生於勝

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内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天子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為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幾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衰俗所尚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贓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誠齋集卷八十九